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

月光城 散文

雨落芭蕉

叶静

还有菊花。阳光透过玻璃窗，照在那些画上，那些花和草，舒展着枝叶和花瓣，鲜亮亮、水灵灵的。大伯伯不仅将梅兰竹菊“种”在墙上，在屋里屋外也种了花花草草。书房的茶几上，一盆兰花在青花瓷盆里静静开着，瓷盆上画的也是兰花。墙角那几丛翠竹，是盖三间瓦房时就种上的，枝头已蹿到天上去了。

大妈爱种菜，园子里挤满豆角、辣椒、茄子、毛豆、黄瓜、南瓜。大伯爱花草，围着园子种了一圈梅花、栀子花、金银花、菊花……一年四季，院子里都有花儿开着，风一吹，香气飘到隔壁人家。

门外有两棵芭蕉，叶子浓郁郁的，像两把大伞撑开着。有一回屋外下着大雨，更生阿哥和我挤在屋檐下玩，雨点砸在芭蕉叶上，“哗啦啦”响成一片。更生阿哥忽然卷起裤腿，冲进雨里，摘下两片最大的芭蕉叶跑回来，一片顶在自己头上，另一片扣在我头上，拉着我就冲进大雨中。雨珠一粒粒跳到宽大的叶子上，我们的头顶啪啪响。大妈在灶房门口喊：“更生呀，别带着阿静瞎玩，当心受凉拉肚子。”“晓得了！”更生阿哥应了一声，拉着我回到屋檐下，我的兴奋劲还没过，更生阿哥却忽然收起笑脸，一本正经地问：“阿静，你刚才听到啥声音了？”

“就是下雨的声音呀！”

“雨落在芭蕉叶上的声音，你听到了吧？”

我心里嘀咕，不就是“啪啪啪”的声音嘛！可我假装听懂了，使劲“嗯”了一声，更生阿哥便念了几句我那时怎么也听不懂的话：“芭蕉为雨移，故向窗前种。怜渠点滴声，留得归乡梦。梦远莫归乡，觉来一翻动。”

雨声和梦有啥关系？我一点儿也弄不明白，便伸出手去接屋檐淌下来的雨水。雨，一滴滴，一串串，落在我的手心，积起一个小小的“水池”，雨点再落进“水池”里，“啪嗒啪嗒”跳起来，又飞到我的脸上，凉丝丝的。

更生阿哥是大伯伯的大儿子，他下面还有个弟弟。大伯伯是父亲的堂兄，他们是一起从江南下放到江北，最后落户在十三股。大伯伯和父亲，一个安安静静坐着写字，不太说话，一个好热闹，喜欢到处跑。大伯伯打小就爱写写画画，常在报纸上写文章，来江北后，当了几年民办教师，后来因为笔头功夫好，被调到乡里当文书。1990年代，做了镇书记，常常穿着一身藏青蓝的中山装，戴顶蓝毡帽，拎个

穿过一条林间小路，就到了大伯家。

小树林就像昏暗的屋子，一条细细长长的小路铺在中间，水杉、梧桐、香樟、老榆树挤在一起，阳光从枝叶的缝隙落进来，影子碎碎的，风一吹，晃晃悠悠，像河底的水草在荡漾。路边真有草丛，散落着熟透的红果子，圆溜溜的，馋人。我刚弯下腰，忽然想起更生阿哥的话：“有些草丛里的红果子是给蛇吃的，人不能吃！”我抬腿就跑，心怦怦跳，像是看到草丛里藏着一只吐着红信子的蛇。一只白色的大鸟被我的脚步声惊着了，“扑棱棱”腾空而起，“咕咕”叫着，飞走了。

出了树林，阳光亮堂堂的。走上一个石头坡，就看到那三间青砖瓦房，一把大笤帚靠在门边，比我高得多，像一个把门的哨兵。大伯是顶讲究的人，家里的桌椅板凳、农具都有固定的位置，清清爽爽，不能落一粒灰。我立在门口，把鞋底的泥巴在墙拐的青石上蹭了蹭，又在石头坡上使劲跺跺脚，这才跨过门槛。

堂屋里空空的，有淡淡的花香，还有墨香。灶房里冒着热气。

“大妈妈！”我大声喊着，朝灶房跑去。

“哎哟，是阿静呀！”大妈头上包着蓝头巾，身上系着碎花围裙，笑呵呵地从灶台边转过身来，她的脸被灶火映得红扑扑的，像落了一片好看的霞光。

“渴了吧？大妈给你倒水喝。”

“我不渴呢。”

“那你饿了吧？大妈给你拿好吃的。”她走到堂屋方桌边，拈起糖果盒里的一个红纸包，拆开来，里面躺着几块黑芝麻酥糖，油汪汪，香喷喷的。她笑着往我手里塞，我很想接过来，可想起阿妈的话——“去大妈家别贪嘴，更生阿哥身子弱，好吃的得先紧着他。”我摆摆手，扭头跑了。

我踮着脚尖，探头往大伯的书房里瞧，大伯戴着老花镜，腰杆挺得笔直，正捏着一支毛笔坐在写字台前写字，他把笔尖往一个浸着墨汁的石头蘸了蘸，然后在纸上慢慢地，一笔一画地写。

我压低了声音，叫了一声“大伯伯”。

大伯抬起头，朝我咧嘴一笑：“阿静来啦！快让你大妈妈给你拿好吃的。”

我抿着嘴笑了笑。大伯又低着头写字。墙上挂着几幅字画，字我不认得，画我可认得呢，有梅花、兰花、竹子，

公文包，慢慢走在乡镇的小路上。有时候，他会骑一辆二八自行车，他人不高，又瘦，骑着那么大的车子，总让人担心会摔下来。后来，常有个年轻的叔叔开着辆吉普车接他去县城开会，我在县城读中学时，有一回，还跟着他的车子去了学校。他靠在吉普车的椅背上，笑咪咪地对我说：“阿静啊，你要好好读书哦！”

母亲说：“你大伯伯是个读书人，有出息，你也要好好读书，你看你更生阿哥，书读得好，文章也写得好，年年考第一呢，只是这伢子，太可怜了……”母亲的话像被掐断了，忽然少了一截。

我从县城回来的那天，阿妈说更生阿哥也从县城回来了。我走到大伯伯家，走到更生大哥的房门口，门是关着的，轻轻推开一条缝，探头往里瞧——呀，他还躺在床上，被子捂得严严实实的，我心里犯嘀咕，一手扶着门框，一手扶着门，站在门槛上朝他看，“吱呀”一声，门轻轻响了，更生阿哥从被子里露出一张脸，红红肿肿的，那双原本又大又亮的眼睛，竟被挤成了一条细细的缝。我愣住了，有些日子不见，阿哥的脸是怎么了？从前他的脸白白的，眼睛亮亮的，穿一身干干净净的的确良白衬衣、蓝裤子，好看得像从连环画里走出来的，怎么忽然变成这个样子？

“阿静，你来啦！”更生阿哥双手撑着床板，慢慢坐起来，朝我笑。乱糟糟的头发趴在脑门上，他用手往后扒拉几下，有一缕头发不肯走，软塌塌的，黏在脑门上。

“阿静，今天想玩啥？我起来陪你。”

我摇摇头，“不知道呢。”

“那我放电影给你看吧！”

我撅起嘴：“骗人！家里怎么放电影？”

“你等着瞧！”他拿起叠在床头的那件蓝褂子披上，套上长裤，刚站直，身子就晃了晃，赶紧伸手扶住墙壁，一步一步挪到写字台边，弯腰从抽屉里摸出一块玻璃片，然后跌坐在木头椅子上。他好像一下子精神了，眼睛也有了光。他抽出笔筒里的毛笔，打开桌上的墨汁瓶，小心地用笔尖蘸了蘸墨，又让笔尖在瓶口舔了舔，开始在玻璃上画起来。他先画了一只抓耳挠腮的猴子，又在它手里添了根棒子，嘴里念着：“喏，这是孙悟空。”我趴在旁边看，玻璃上又出现了唐僧、猪八戒和挑着担子的沙和尚。

“大功告成！”他将毛笔架到一个小黑架子上，笑咪咪地说。

“这就是电影呀？你在骗我吧？”

“别急嘛！”他又从抽屉里摸出一个手电筒，在手里摆弄一下，走过去关上门，拉上窗帘，屋子里一下子暗了下来。

“阿静，你先闭上眼睛，等我喊你睁开的时候，你再睁开。”

“嗯！”我用双手紧紧捂住眼睛，只听见房里传来窸窸窣窣的轻响，我有些好奇，偷偷从指缝里往外瞧，他正拿着玻璃片和手电筒在捣鼓着。

“好啦，可以睁眼了。”

我放下手。啊！墙上真的出现了孙猴子、猪八戒、唐僧和沙和尚的影子。更生阿哥刚才在玻璃片上画的人怎么跑到墙上去了？

更生阿哥憋着嗓子，学着广播里说书人的腔调：“话说唐僧师徒四人，一路西行取经，斩妖除魔。这一日，行至一处地界，唤作女儿国……”

我惊呆了！更生阿哥没骗我，他真的会放电影，还会“演”电影！“演”完一小段，他的额头冒出一粒粒亮晶晶的汗珠子，像是落在芭蕉叶上的雨珠……

更生阿哥没有熬过那年的冬天就死了，埋在江南的老坟山上。阿妈说，阿哥走的那天，雪下了一夜，“那个雪下得太大了，屋顶像是戴了白帽子……”

大妈妈脸上的那片红润的云霞散了，大伯伯的话更少了，总是一个人躲在书房里，看书，写字，画画，好像要把所有的书读完，把所有的字写完，把所有花草都画到纸上。我有时去他屋子看他，他会笑咪咪地问一句：“阿静，家来啦？”但那笑容就像闪电，很快就没了。

我们家的老坟山落在江南，山坡上长着茂密的树，开着碎碎的野花，每一座坟莹下面，都睡着一位亲人。每年清明，家族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到山坡上。有一年，我也从外地赶了回去。到了山脚下，要爬上一个黄土坡，再走一段长长的石阶，大伯伯走在前面，佝偻着身子，搀着大妈妈，他们像两根木头，慢慢往前移。风很大，两根“木头”在微微摇晃，我赶上去扶住大妈妈，大伯伯依旧弓着背，一步一步向上攀爬。到了山顶，大伯伯搀着大妈妈，在一座座坟前虔诚地祭拜，磕头，再相互搀扶着，慢慢直起身，走到一座坟前，停下脚步，大妈妈抬起手，用袖子轻轻抹了抹墓碑上的灰，然后双手合十，嘴里喃喃念叨着：“可怜的伢子，你这里睡了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年……”

风吹动着她的白发，也把她的喃喃声吹向远方。